

集部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二

仁和趙殿成撰

碑一首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一本北字下多一道字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異宜冀田壤而其賦錯前政有寛猛之異時令有班藝之差夫非酌舊典于

可行啟新圖于必當多方而不失正一貫而或從權曲成吏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自吏部侍郎出為安康郡太守朞載月日詔以公為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某字某郡縣人也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詔使按部或閉閤思政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為明或移書示禁公異于是可略而言公素號鮮明積有治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割分疑獄自誣之枉容光立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

吏不逐老丞成就諸生光教小吏吏顧本作史令考漢書校正導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鄙其作威也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為神明人不隱其毫髮故無事劾吏也列郡共職清節銷其過求諸曹報簿直筆破其汚詆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千里人益億萬計獻子三歎之饋滋無僭德平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鎚豪雄扼腕曹王拂局輕薄為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緩學邯鄲之步公抑末抆而敦本斥浮

食以歸業督課八政擇良吏以遣行講求六籍置學官于便坐于是橫經左塾力穡先疇盡業農桑大興庠序家知禮義更式段子之廬戶有京坻增修史起之貌業臺歌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袪服靚妝挾筑跕屣淇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紝之庸閧其婚嫁之節治容絕四方之袖織室致五匹之工刑于上官訓及處子鄭聲衛樂共棄師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騎客奏報本朝鯷海樓船連漕絕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芻蕘水

路陸衢盡若安于枕席其載月日詔賜紫袍玉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嚮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未是過也勝殘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無事學宦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有詔許焉預約守宰幸無偵候至郡則投刺上謁至邑則舍車而徒展禮先塋椎心泣血迴趍長老稽顙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姪行覿以重幣筐篚徧于里閭享有加牢牛酒溢于衢陌朱軒駟馬

耀于衡門紫綬雙䡖出入編户蘇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傅散金不與子孫為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貲一里置社備養生送死之具一鄉置校開閱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且飛大漢檄書買臣懷紱不德長安廄吏故使巴蜀太守負弩前驅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蓋恨不禮于他日思釋憾于故鄉是輕桑梓之人適騁斗筲之志豈若公自心而至率禮無違來悦去思推才降體平陽傳舍不許望塵山陰吏卒詎聞治道富貴還鄉榮之至

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公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深總之體不求于無虞闕于草竊政成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勲臣旁典屬郡曩者風雲際會攀附騰驤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謂國不忘尚嘉乃勲宋父宣驕倏侯倨貴當闕常從横恣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効之則重傷國恩置之則大廢邦典于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既尊漢室願遂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避至于析珪分組跨壤連

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宄家上變司敗受辭朝享膏粱寧知獄吏慕成葅醢遍賜諸侯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黃犬之樂彤墻峻宇萬乘而蹈五刑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灌等列不踰梁楚為墟于是翕肩振驚折節度教杜門謝絶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寬服人實在有德厥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海赤刀之術分風送客割水飲人偽辯而納之于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户外多保汝之屨恐為亂階階舊作堦非

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奉誅首惡悉宥面從丕蔽要囚惟良折獄良顧本作長誤議事以制不徵于書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于平國刑期不濫人乃大安奏課計功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貫其宿負官以德舉政以禮成至于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變魯盍以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俟多誅惡少納貢獻賦則惟恐居後疇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聖恩奉宣明主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之光其斯謂

矣年若干秀才擢第應制舉第若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晳玉潤珠耀美秀備于儀形風流發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羣有思入無間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之詩傅癖書淫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𤔡詩窮綺靡硯燔紙貴虎視詞林嘗奉和聖製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

人以為鮑衆軍謝吏部為吏生云 云顧本作曰誤今校正 其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太守兼採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泱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諱名而號為父歌詠不足取姓以命其兒公既去官多歷年所人思愈甚共立生祠異邑居而瓦合無契約而磨至恐不預于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何如畫像圖形桐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立于祠宇匍匐千里前後百輩求綴詞之客為頌德

之文維也竊比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于輿人予病未能不獲已于求我乃為頌曰
禹别九州漢分八使實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葢非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童蒙督郵不逐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啟儒宮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以遊椎埋為害叢臺淇水燕裾

趙帶淳化旁屬貞風俶載劈纊卷綃橫經秉耒秉舊作乘非

清節峻邈碩量宏深投書置水酹酒捐金樹德滋蔓持

刑不淫訛言免坐倨貴懷音繡衣罷斧墨綬停琴既此

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柏展敬桑梓伏謁公門徒行故

里椎心馬鬣啟額鮑齒身紆紫綬禮及童稚帝賜黃金

盡于筐篚社養宗人學掐邑子能事具舉令問允穆璽

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胡牀舍留官犢人吏老幼涕泗

號哭頌德豐碑圖形華屋閱實數美移晷更僕

苗公

劉昫唐書苗晉卿上黨壺關人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推第初授懷州修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户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上怒晉卿貶為安康郡太守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為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入為尚書東京留守徵為憲部尚書拜左相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

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

魏風婉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九土 國語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

冀田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等之賦

曲成 易曲成萬物而不遺

安康郡 按唐書地理志金州本西城郡天寶元年改安康郡至德二載改漢陰郡隸山南東道

邦伯 商書邦伯師長孔安國傳國伯二伯及州牧也

宿訟 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典直各退自相責讓

老丞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小吏

漢書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謝亭長之問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名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摘伏如神皆此類也

勞野次之賢 漢書黄霸為頴川太守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河北有其四國 成按唐開元天寳間河北道所隷州府凡二十五安東乃高麗之地戰國時未入版圖其懷衛相魏澶五州是古魏國之地洺邢趙恒定莫瀛深兾貝十州是古趙國之地易幽嬀營平五州是古燕國之地博德滄棣四州是古齊國之地則河北兼有四國之地矣

獻子三嘆 國語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没謂叔寛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于諸

侯令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十日飲

史記秦昭王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曹王拂局

世說彈棊始自魏宮內用裝奩戲文帝于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于帝

都護堂

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牕劉淵林註都護者將軍曹淵也呂向註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牕

邯鄲步

漢書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

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浮食 三國志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

八政 禮記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鄭康成註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便坐 漢書文翁為蜀郡守嘗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視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師古註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左塾 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鄭康成註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故曰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弟子以道藝孝弟仁義也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小

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力穡　商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孔安國傳穡耕稼也

先疇　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

段子廬　高士傳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

京坻　詩小雅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傳京高丘也鄭康成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史起　漢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

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鄴郡 成按商河亶甲居相即鄴郡之地魏曹操受封于此建都焉洎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東魏靜帝北齊武帝並都之

袨服靚粧 鄒陽書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李善註袨服大盛元黃服也左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袨服靚粧劉淵林註蘇林曰袨服謂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顏延年曲水詩序靚粧藻野袨服縟川張銑註靚粧美人脂粉之色袨服美麗之衣也

跕屣 史記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人後宮徧諸侯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屣也躧曰躡跟為跕也

顔師古漢書註屐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跕謂輕躡之也

河間數錢

後漢書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

組紃

禮記內則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孔穎達正義云組紃俱為條也紝為繒帛故杜註左傳紝謂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

冶容

周易冶容誨淫

五匹

古樂府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

處子

束晳補亡詩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李善註處子處士也

師襄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

趙帶燕裾

沈約八詠詩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且離

漆室

列女傳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

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鯷海

漢書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孟康註鯷音題謝朓詩化協鯷海君恩變龍庭長沈約詩浮天出鯷海東馬渡交河

金魚袋

唐書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

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方伯十聯

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鄭康成註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澄清

後漢書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范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七命 詩唐風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毛萇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緹油屏車 漢書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

璽書增秩 漢書循吏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嬰兒國 春秋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元和郡縣志潞州上黨禹貢冀州之域殷時為黎國春秋時屬晉又兼有潞子之國潞子嬰兒為晉所滅

偵候 後漢書任延傳止罷偵候守卒章懷太子註偵伺也音丑政反

投刺 梁書諸葛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

舍車而徒 用周易賁卦詞

椎心 李陵報蘇武書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緒言 莊子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牢 鄭康成周禮註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

筐篚 南史江革曰我通不受餉不應獨當故人筐篚

雙龜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漢舊儀曰銀印皆龜鈕其文刻曰某官之章苗為太守又為採訪處置使兼官二印故曰雙龜雙龜字出潘岳馬汧督誄

蘇公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中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

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疏傳 漢書疏廣為太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閱禮敦詩 左傳趙衰曰郤縠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孔穎達正義云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

相如 漢書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云云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于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買臣 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率禮無違

後漢書朱浮傳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張衡南都賦獻酬既交率禮無違

平陽傳舍

漢書霍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馳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

山陰吏卒 漢書朱買臣吳人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此用其事易會稽為山陰者葢以叶聲之輕重耳

揚名顯親 孝經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九伯 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杜預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八使 後漢書周舉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名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風動神行 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公下車數化風動神

行呂延濟註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貪天之功 左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宋父宣驕 左傳稠父喪勞宋父以驕詩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萇傳宣示也

條侯倨貴 史記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潘岳西征賦重條侯之倨貴

當關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當關呼之不置張銑註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邦典 周禮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鄭康成註邦典六典也

告之話言 太雅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毛萇傳話言古之美言也

滄海 按史記魯連新垣衍言不肯帝秦之事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混二事作一事用

赤松

史記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功成不居

老子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析珪

揚雄解嘲析人之珪儋人之爵張銑註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

四術

三國志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

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上變 史記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條侯

司敗 韋昭國語解楚謂司寇為司敗

獄吏 漢書人上書有告周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文帝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菹醢 史記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白馬之盟 漢書功臣表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

黃犬之樂 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狻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彫墻峻宇 尚書甘酒嗜音峻宇彫墻孔安國傳峻高大彫飾畫

紫衣狐裘 左傳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絳灌等列 史記韓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翕肩 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註翕斂也呂向註翕肩畏懼貌

折節 史記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左道 禮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康成註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穎達正義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漢書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註左道邪僻之道非正道也

訛言 小雅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青珠

符 南史宋太子劭傳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名入道育曰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于是主及劭並信惑之

赤刀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

割水飲人 北史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李義徽白清河王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保汝 莊子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蠲其所患夫饕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于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郭象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首之謂也

首惡 漢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面從 虞書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丕蔽要囚 周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

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惟良折獄**周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孔安國傳非口材可以折獄惟平良可以斷獄**議事以制**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納隍**梁書武帝紀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輕典**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孔安國傳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刑期不濫**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小察**晉書謝安傳不存小察宏以大綱**政以禮成**左傳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晉盜奔秦**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陸機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田疇庸　漢高祖功臣頌帝疇爾庸

議曹之言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説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留如守　司速若發括　莊子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司字疑是勝字之訛

無問　揚雄解嘲

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李善註無間言至微也

曲臺 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宫劉向七略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九師易 七略易傳淮南九師道訓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易經有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三家詩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註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安作韓詩

傳癖 晉書杜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書淫 晉書黄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梁書劉峻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學府 晉書儒林傳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

文園 史記司馬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云百

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丞相登科　漢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公孫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為第一名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平讞　漢書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注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綺靡　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李善註綺靡精妙之言

硯燔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凡文輒欲燒其筆硯

紙貴　晉書左思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書之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視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註魏都劉逵註吳蜀

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虎視 曹植與吳季重書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

詞林 梁昭明太子與晉安王書敍核墳史魚獵詞林

鮑參軍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謝吏部 南齊書謝朓遷尚書吏部郎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守闕乞留 後漢書种暠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

遮道更借 後漢書潁川盜賊羣起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

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號為父

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後漢書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取姓命兒

後漢書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瓦合 漢書酈食其傳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師古註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又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註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麏至 左傳求諸侯而麇至杜預註麇羣也顏延之詩懷仁憬集抱智麏至麏麇字同

輸力 左傳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

棠樹 風俗通義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桐鄉 漢書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塚立

祠歲時祠祭不絕　輿人　左傳聽輿人之謀杜預註輿輿衆也　禹別九州　孔安國尚書傳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方伯　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建節　乘軺　邱遲與陳伯之書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劉良註軺使車也節旌節也晉書輿服志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　一都之會　史記貨殖傳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三國志呂乂傳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此用其句　博塞以遊　莊子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椎埋　漢書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奸甚衆師古註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　酹酒捐金　後漢書張奐傳東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

如栗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樹德滋蔓 左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祭仲曰無使滋蔓

懷音 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鄭康成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林之木上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于恩則化也孔穎達正義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

繡衣罷斧 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

停琴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後人因之以彈琴為令故事停琴蓋即罷去之意

時雨 趙岐三輔決錄茂材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

作霖 商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馬鬣 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

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馬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穎達正義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馬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鬛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

啟頷　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露布南薰解慍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叩轅門而啓頷

鮑齒　郭璞爾雅註鮑齒齒墮更生細者

邑子　史記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令問　家語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

壁挂胡牀　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裴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壁

舍留官犢　裴松之三國志註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

不識父自當隨母留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晉書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遷而華屋戰國策乃說趙王于華屋昭明太子留之華屋之下鮑彪註華高麗也移晷文選序未甞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呂向註晷日影日側不知其倦更僕禮記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孔穎達正義留久也更代也僕太僕也君燕朝則太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二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三

仁和趙殿成撰

碑二首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右一本作左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于周為上卿周疑是殷字或商字之訛世有功列于諸侯氏則任轡為著族後有官于京兆者

子孫因家焉今為萬年縣人也遠祖其漢河東太守曾祖其周清河太守先復舊職先疑是克字之訛異世而同符祖其隋梁州南鄭縣令父其皇石州離石縣令不墜象賢一門而二臬爲皆為政以德遺愛在人能髙其門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人君離石府君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詩禮輔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啼猿之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腐脣端居曉吏

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居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于血杖而後起骨餘于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篋便慟有終身之哀服闋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轉左衛錄事參軍又遷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為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為衛方將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奏議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子必為之前席三說大臣必為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于帝庭授鉞以董八蠻可傳首于魏闕然後挂冠東

郡拂衣五湖郡當是都字之訛高蹈烟虹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干以其年月日寢疾卒于永興里第其年月日葬于京兆神禾原禮也禾舊本作和非嗣子曰其善繼先志克成厥家多藝多才安㷋實遜匪為名實十城之價不以力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其年月日從駕謁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王王舊本作三非因心以孝待人由巳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其父使持節

丹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親明主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恱是賞也陳力異代官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遺慶于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于先父養則致樂没而有稱昔也為士享惟將軍之食令則典邦葬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舉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檟躬廬長松負土成墳傭身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有大略長而能賢安于仁樂于善

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事所及筆硯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也八體之能右軍曾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擅于琴以禮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彦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其為光禄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贈河東郡太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簡以往刊石旌德其詞曰

辟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隕其名是生碩德兮為世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為士兮子為卿大將

羽林兮統天兵大顏本作文誤今校正天子寵兮為崇榮贈我武符兮賜我專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兮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云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豹韜衛唐六典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為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為左右威衛有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丹州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丹州咸寧郡奚仲之後唐書宰相世系表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受封于任因以為姓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大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己皆徙國于邳祖已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亦謂之摯國漢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敖世居于沛其後徙居渭南萬年縣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萬年縣離石縣

按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石州有離石縣

象賢　禮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康成註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

遺愛在人　晉書樂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南史蕭引傳吾宗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

高門　漢書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一賢　員半千傳五百歲一賢者生

四始　子夏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正義四始者鄭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

雕蟲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啼猿　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

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弱歲江總讓尚書令表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杖而後起禮記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彈琴不成禮記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勿敢過也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唐六典左金吾衛有兵曹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左衛錄事參軍唐六典左衛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扞城周南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萇傳干扞也晉書桓溫傳贊受寄扞城用恢威略君子為衛晉書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章甫之冠縫掖之衣禮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康成註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

者所衣也**前席**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解印**用史記蔡澤說范雎事**端委**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杜預註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也**宅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萬邦宅心駿民効足李周翰註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于心劉琨勸進表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皆作歸心解雖同用周書宅心知訓語而訓異也**授鉞**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令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

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

八蠻 孔頴達禮記正義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

挂冠 後漢書時王莽殺其子宇逄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拂衣五湖 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烟虹 鮑照詩蚌節流綺藻輝石亂烟虹

珪組 晉書張軌傳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

十城之價 庾信詩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

不以力聞 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

力聞**萬夫之敵**三國志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漢帝**晉書王導傳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字疑誤

先軫左傳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預註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五陵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羽林將軍**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將軍各三人從三品**命以始**左傳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以使服其身則衣之純**羊舌職**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修文 王隱晉書蘇韶死而甦云顔淵卜商為地下修文郎

昊天 詩小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負土成墳 後漢書祭遵喪母負土起墳晉書山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傭身以葬 搜神記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于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守智以愚 家語聰明睿知

守之以愚　容膝　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八體　晉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中散　藏榮緒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嵇康琴賦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　惟邦之彥　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毛萇傳彥士之美稱　惟國之翰　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萇傳翰幹也鄭康成箋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　母以子貴　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執簡以往　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碩德　晉書索襲傳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　為世作程　蔡邕陳太丘碑文含光醇德為士則程劉良註程法也　武符　唐人以諱謂虎為武武符即虎符也漢書文帝紀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狗不吠雞不鳴漢書燕王旦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行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

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徇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

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為餌俛首入𮪍偽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溫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為之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主盟于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某官父某某官並勲德茂著史牒詳焉牒顧本作諜誤

今校正

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宰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

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于人紀先聖

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義總括旁説文言蔚于輿表筆

態砭于力外子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團扇方議雁行

鶴鷺乏姿羊車奪映（乏顧本誤作之今校正）會遐公壻詔婚王室

天家熀燿獨任素風時論騰躍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

人動翔鳳之詠啟迪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

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

覲累貶巴陵太守（入覲疑是以親二字之訛）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

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叙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用親姧臣惡其異已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禄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騾憑武之狐猶威百獸籍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温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為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

羅網遥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
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為質遣吏
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嗚呼
上京既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轂洛方鬪鑿齒入國磨
牙食人君子為投檻之猨小臣若喪家之狗偽疾將遁
以猜見囚旬飲不入者一旬纎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
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
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

憂為厲公哀予徽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
令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
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猥不見戮專車之
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
心至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絶于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
日返葬于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
祕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
篤誠高居化源濡跡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

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已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益嘉木連理時人以為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也維稺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為銘曰 銘亡

臨汝郡 按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

韋斌 按劉昫唐書韋斌韋安石之子也景雲初安石為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凡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為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秘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凡陟先為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

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太守加銀青光禄大夫斌授五品時凡陟為河東太守堂凡由為右金吾將軍緇為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禄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黄門侍郎憂憤而卒及赸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

坑七族史記鄒陽傳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張晏曰七族上至曽祖下至曽孫

赴五鼎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鈇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脱屨而生之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

獄急漢書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辟陽侯乃奉百金税列侯貴人以

辟陽侯故往聘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于是閎籍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南冠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刎頸送君

用侯嬴事詳見六卷夷門註

種族其家

漢書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師古註誅及種族也

報漢

漢書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註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入槖 漢書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謝安 晉書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蔡邕 後漢書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于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

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為非宜卓于是改乘阜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

豕韋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為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

扶陽侯 漢書韋賢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為丞相

文貞公 唐書韋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累官中書令封鄖國公卒天寶初加贈左僕射謚文貞

弁髦 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孔穎達正義云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右丞用其字蓋取始冠之義

朝散大夫 唐六典敘階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

不勝喪 後漢書桓麟母終麟不勝喪未

祥而卒成按禮記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病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鄭康成註云勝任也孔穎達正義云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後人以不勝喪為孝子之美稱則失之矣

毀　禮記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孔穎達正義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為人形之主故謂骨為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天素　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人紀　商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

宿儒　後漢書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

雄似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黄

庭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群鵝求之人邀右軍書黄庭經以換遂書之羣雁行晋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書史會要韋誕以行草著名書小史韋誕善隸書鶴氅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羊車晋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翔鳳之詠謝朓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啟迪啟迪開道也借用商書太甲篇中字流水之書史記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常少卿唐六典太常少卿正四品上六宗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穎達正義云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

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註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註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為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

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天神地祇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

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巴陵 按唐書地理志岳州巴陵郡隸江南西道

壽春 按唐書地理志壽州壽春郡隸淮南道

六官 鄭康成周禮註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

疇咨 虞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疇誰也

帝載 虞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傳載事也

九功之德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式和人則 周書君牙宏敷五典式和民則孔安國傳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

三代之英 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馮衍 後漢書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

兵幅巾降于河内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名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常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書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

揚雄　漢書揚雄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

官

安禄山

通鑑安禄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悦屢言禄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決意遽反詐為勑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軍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禄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于范陽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禄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鐵轝步騎精鋭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禄山統内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十二月丁亥禄山陷靈昌郡庚寅陷陳留癸巳陷滎陽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

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于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于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于祿山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六月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于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懅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

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

吠堯犬 漢書鄒陽傳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六騾 漢書霍去病傳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憑武狐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令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君側 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元惡周書康誥元惡大憝孔安國傳大惡之人

上京班孟堅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

法駕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天地不仁晉書載記天地不仁助寇為虐

穀洛方鬬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韋昭註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

鑿齒山海經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郭璞註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淮南子堯之時猰㺄鑿齒九

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髙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似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揚雄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

投檻猿 淮南子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喪家狗 家語纍然如喪家之狗王肅註云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

恫瘝 周書恫瘝乃身孔安國傳云恫痛也瘝病也

畢今日歎 漢武蘇武傳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

泣數行下 漢書蘇武傳李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專車骨 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枕鼓 漢書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士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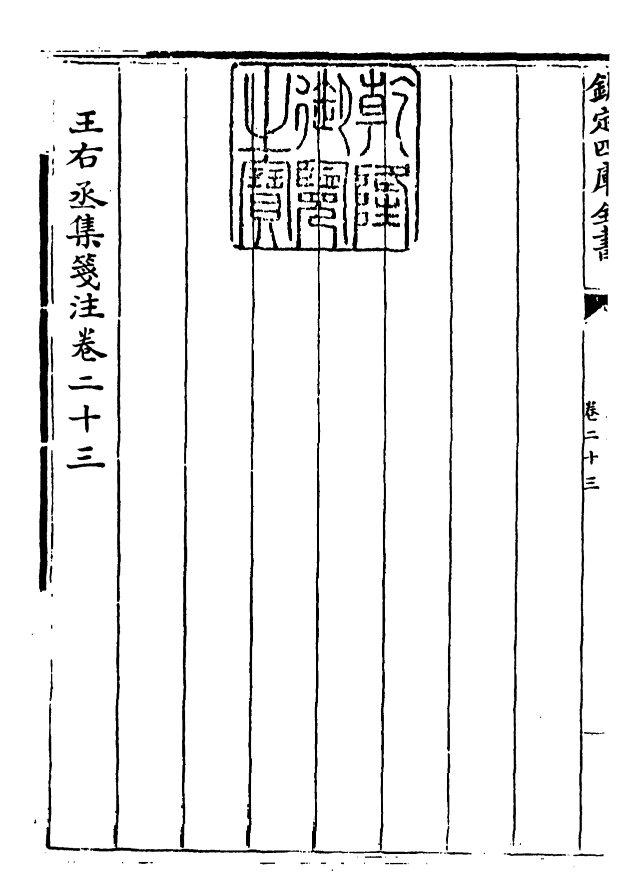
欲奮擊邊寇自謂巨毋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

焚骸四衢 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孟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

然臍三日 後漢書王允與吕布及僕射孫士瑞謀誅董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于路

賞不失德 左傳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明允篤誠 左傳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杜預註允信也篤厚也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四

仁和趙殿成撰

碑銘一首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故大塊羣籟無弦出法化之聲恒沙衆形有土為寶嚴之色至如六師兆亂四諦徂征如顧本作和徂顧本作祖俱誤今校正開甘露狹

小之門_{露顔本作靈誤今校正}出臭烟朽故之宅踞寶牀而揺白拂徐誘草庵沃金瓶而繫素繒遂登蓮座足使天口雄辯刮語燒書河目大儒揞仁擊義斯為究竟孰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宫用事女謁寖盛主柄潛移戚里之親同分珪組屬籍之外亦綰銀黄況乎天倫將議封拜促尚方令鑄印命尚書使備策誥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禪師歎曰昔我大師尚以菩提釋位令我小子欲以

恩澤為侯仁遠乎哉行之即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

餬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髪受具尋其禪師故蘭若居

焉猛虎舐足毒蛇熏體山神獻果天女散花澹爾宴安

曾無喜懼先有涸泉枯柏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

聞香而忽湧北天衆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

法水再興之象聞東京有頤大師乃脱屣戸前摳衣座

下天資義性半字敵于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超于累劫

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留三解脱門揭日月而常照雪

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地比丘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遂廣化緣海澄而龍頷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跽獻衣薦紳先生却行擁篲乞言于無說請益于又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輝草葉樹根皆霑宿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廪食與封君相比至于律儀細行周密護持周密顧本作由米誤今從孔氏六帖

校正

經典深宗毫釐剖析窮其二翼即入佛乗趣得一毛亦成僧寶于是同凡現疾處順將終忽謂衆人有疑皆

問我于是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和水鳥（鳥顧本作馬誤今校正）踴身七樹光映天人如蹔出行泯然趺坐以其載月日歸大寂滅其月日遷神于少陵原赤谷蘭若香油細氎用以荼毗合璧連珠為之葬具城門至于谷口幡蓋相連法侶之與都人縞素相半叩膺拔髮灑水坌塵升堂入室之徒數踰七十破山澍海之哭聲振三千則有僧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者某乙等各在衆中共為上首或行如白雪或名詎紅蓮（詎字疑誤）或為勝

鬘夫人或稱毗邪居士士舊本作七非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分中誰當決釋猶衣舍利兾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淚碑有同羊峴淚舊作涙非表心成相相非離于真如叙德以言言豈著于文字乃為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金仙無量義處如來之禪皆同目論誰契心傳目論顧本作日論誤今校正。其一弟在人間各歸鳳闕去日留訓別時剪髮累賜金錢將加印綬忽爾宵遁終然兩絶其二救頭學道裹足尋師一花寶樹

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三

既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翅圓身寶掌巧撮死龍能

調老象魔種敗壞聖胎長養其四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

說無意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當觀水月莫怨

松風其五

大安國寺唐會要西京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大德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婆檀陀秦言大德律中多呼佛為大德毘奈耶律云佛言從今日後小下苾芻于長宿處應喚大德增輝記云行滿德高曰大德四履南史宋武帝紀

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任昉宣德皇后令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李善註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註履踐履也

法將

涅槃經為此無上大法之將華嚴經菩薩為大法將善能守護一切智城

大塊羣籟

莊子南郭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

〔也傳緈明道論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法化之聲〔維摩詰經維摩詰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六師〔按涅槃經佛初成道向竭閣國度迦葉弟子時王舍城中六師之徒即生大惡心及佛詣王舍城受王供養外道六師相與集聚詣舍衛城舍衛城中須達多長者買祇陀園林造立精舍請佛居住六師心生嫉妬共集波斯匿王言唯願大王聽我等與彼瞿曇捔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若我勝彼彼當屬我時波斯匿王即勅嚴駕來至佛所白言世尊六師向來求捔道力佛言大王善哉但當更于此國處造立僧房何以故我若與彼捔其神力彼衆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佛于爾時為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六師徒衆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佛時為母處忉利天波

利質多樹下安居説法六師心大歡喜唱言瞿曇幻術令已滅没復教無量衆生増長邪見爾時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衆白目連言此閻浮提邪見増長衆生可愍唯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哀愍衆生還來此住時目連黙然而許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佛告目連却後七日我當還下過七日已佛與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作大師子吼化無量衆生六師復相聚集詣毘舍離佛于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間爲菴羅女及五百犂車子如應説法時諸犂車同時請佛于此安居受我供養六師聞之相與詣波羅柰佛又往波羅柰住波羅河邊化寶稱長者子及其同友五十人六師聞已展轉復已瞻婆大城時瞻婆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聞佛法僧名城中有長者無子奉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婦懐孕往問六師六師言必生女後往問佛佛言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六師聞之以菴羅果和毒藥

持往其家令婦臨月時服之生兒端正產者無患其婦服之尋死六師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福德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殯殮棺斂送至城外將用火焚佛以道眼明見此事詣彼塚間語長者言必定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會衆見佛神化皆發無上道心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復至拘尸那城謗佛為大幻師令諸衆生增長邪見佛心生憐愍以其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大師子吼與六師共論爾時無數外道于佛法中信心出家按翻譯名義六師元祖是迦毘羅支流分異遂為六宗一富蘭那迦葉其人起邪見謂一切法斷滅性空無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也二末迦黎拘賒黎其人起邪見謂衆生苦樂不因行得皆自然耳三刪闍夜毘羅胝其人謂道不須求經生死劫數苦盡自得如轉縷圓于高山縷盡自止何假求也四阿耆多翅舍欽婆

羅其人著弊衣自拔髮五熱炙身以苦行為道謂今身併受苦後身自樂五迦羅鳩馱迦旃延其人謂諸法亦有相亦無相六尼犍陀若提子等其人謂罪福苦樂本自有因要當必受非行道所能斷也

四諦 四十二章經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為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于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法苑珠林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今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為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為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為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為滅理實不生名為滅諦觀理除塹此實不虛名為道諦

狹小門 法華經是舍惟有一門而復狹小釋者曰即理能通故言門微妙難知故言狹小

臭烟朽故之宅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其

宅久故而復頓獘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棟傾斜基陛隤毀墻壁圮坼泥塗阤落覆苫亂墜椽梠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徧是朽故宅屬于一人其人近出未久之間于後宅舍忽然火起四面一時其燄俱熾棟梁椽柱爆聲震裂摧折墮落墻壁崩倒臭烟蓬㶿四面充塞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長者聞已驚入火宅方便救濟令無燒害告諭諸子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著嬉戲不已是時長者而作是念今此舍宅無一可樂而諸子等耽湎嬉戲不受我教將為火害即便思惟設諸方便告諸子等我有種種珍玩之具妙寶好車羊車鹿車大牛之車今在門外汝等出來隨意所樂可以遊戲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即時奔競馳走而出到于空地離諸苦難長者見子得出火宅住于四衢坐師子座而自慶言此諸子等生育甚難愚小無知而入險宅多諸毒蟲魑魅可畏大

火猛燄四面俱起而此諸子貪樂嬉戲我已救之令
得脫難是故諸人我今快樂爾時諸子皆詣父所而
白父言願賜我等三種寶車長者大富庫藏衆多金
銀瑠璃硨磲碼碯以衆寶物造諸大車莊校嚴飾周
帀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真珠羅網張施其上金
華諸瓔處處垂下衆綵雜飾周帀圍繞柔軟繒纊以
為茵褥上妙細氎價值千億鮮白淨潔以覆其上有
大白牛肥壯多力形體姝好以駕寶車多諸儐從而
侍衛之以是妙車等賜諸子諸子是時歡喜踊躍乘
是寶車遊于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告舍利弗我
亦如是衆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皆是吾子深
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
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
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
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
我一人能為救護雖復教詔而不信受于諸欲染貪

著深故以是方便為說三乘令諸衆生知三界苦開示演說出世間道是諸子等若心決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緣覺不退菩薩我為衆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成得佛道是乘微妙清淨第一于諸世間為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衆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衆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徐誘草庵詳見二十卷寶藏註

沃金瓶法苑珠林佛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揵闥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于菩提樹南以黃金

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爾時揵闥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昇金剛壇金缾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令見釋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王下七重清海内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往取欲灌釋迦頂彼揵闥婆王開缾出印塔將缾取水爾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即繞壇三帀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數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往大海底寶馬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大巖窟名為金剛藏用貯輪王鍾及貯法王鍾皆用黄金作七寶白玉用填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不用輪王者即盛入功德水以灌釋迦爾時龍王承佛教已即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命揵闥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内諸佛命我起立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

方諸佛又告和修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方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舉佛座至金剛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即依言便卻趺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淨三昧無量佛法一時皆現

繫素繒 華嚴經此菩薩摩訶薩以離垢繒而繫其頂住法師位廣行布施

天口 漢書藝文志田子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雄辯 廣絕交論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刮語燒書 劇秦美新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呂向註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

孝和皇帝 唐書中宗諡曰孝和皇帝

庶人 唐書中宗皇后韋氏為亂兵所殺追貶庶人通鑑睿宗紀景雲元年秋七月乙亥追廢韋氏為庶人

後宮用

事通鑑唐中宗紀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女謁帝王世紀宮室榮耶女謁行耶　屬籍史記田蚡傳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　銀黃漢書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註銀銀印也黃金印也　天倫穀梁傳凡弟天倫也范甯註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尚方顏師古漢書註尚方主作禁器物　誥

朝左傳詰朝將見杜預註詰朝平旦也　五土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　信宿左傳一宿為舍再宿為信孫綽遊天台山賦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恩澤侯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裂裳裹足呂覽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荊王受具釋氏要覽具足戒即出家二衆所受戒也何名具足決定藏論云比丘戒四分義攝一者受具足謂白四羯磨二隨具足謂從此向後隨一一戒常持覆護故三護他心具足謂比丘一分威儀具足名護他心四具足守戒謂于小罪見畏不犯若有犯者悉皆發露故此具足戒有六聚比丘二百五十條尼三百五十條山神獻果法苑珠林唐始州永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至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與送茯苓甘松香來天女散花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

神力去花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花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天女曰勿謂此花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東魏神泉

晉書裴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石勒問佛圖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此云東魏未詳

禪枝

梁昭明太子詩藥樹永繁稠禪枝詎凋檝

法水

涅槃經大仙入涅槃佛日墜于地法水悉枯涸我等定當死金光明

經智淵無邊法水具足

脫履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摳衣 禮記毋踐屨毋踏席摳衣趨隅孔穎達正義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已位而就坐也

聖胎 仁王經一切諸佛菩薩長養十心為聖胎也

雪山童子 佛入雪山修行故謂佛為雪山童子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鳩摩羅伽秦言童子寄歸傳云白衣詣苾芻所專誦佛典求落髮號童子西天出家國無止制但投師允可即和僧剃髮故無童子行者之屬今經中呼文殊善才寶積月光等諸大菩薩為童子者即非稚

齒如智論云如文殊師利十力四無所畏等悉具佛事故住鳩摩羅伽地又云若菩薩從初發心斷婬欲乃至菩提是名童子

芭蕉之身

涅槃經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沫芭蕉之樹又云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身亦如是

甘蔗之種

法苑珠林菩薩本行經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草以王位付諸大臣剃除鬚髮服出家衣持戒清淨專心勇猛成就四禪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壽命極長至年衰老肉消背曲雖復拄杖不能遠行時諸弟子欲往東西求覓飲食取好軟草安置籠裏用盛王仙懸樹枝上畏諸蟲獸來觸王仙時諸弟子乞食去後有一獵師遊行山野遙見王仙謂是白鳥遂即射之有兩滴血出墮于地即便命終彼諸弟子乞食來還見王仙被射命終集聚柴木焚燒王屍收骨為塔復將種種雜妙香花供養彼塔爾時彼地有兩滴血即便生出二甘蔗芽漸漸高大至時甘蔗熟日炙

開剖其一莖蔗出一童子一莖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世無有雙時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時不生兒子今此兩童是王仙種養護看視報諸臣知時諸大臣召喚解相婆羅門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師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甘蔗開而出生故一名善生二復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出故亦名日種彼女因緣一種無異故名善賢復名水波時彼諸臣取甘蔗種所生童子幼小年時即灌其頂立以為王其善賢女至年長大堪能伏事即拜為王第一之妃

委運 晉書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

象牙花發 埤雅象南越大獸其牙生花必因雷聲爾雅翼象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涅槃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名字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衆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

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衆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

薦紳　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

卻行擁彗　史記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漢書太公擁彗迎門卻行師古註卻行卻退而行也

無說　涅槃經如來雖為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為有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

又損　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中分　莊子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

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封君**漢書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律儀**西域記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細行**周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二翼**釋氏以權實為二翼或以定慧為二翼涅槃經猶如車有二輪則有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僧寶**法苑珠林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宏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踰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釋氏要覽初小乘說丈六金身是佛寶四諦十二因緣生空教是法寶四果緣覺是僧寶次大乘說三身如來是佛寶二空教是法寶三賢十聖是僧寶**有疑皆問**涅槃經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法苑珠林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化緣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

者應可速問**當入無餘**法華經如來于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踴身七樹**涅槃經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衆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放是光已即從七寶師子大牀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牀如是二十四反告諸大衆為是最後見于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覿**遷神**潘岳寡婦賦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少陵原**長安志少陵原在萬年縣南四十里南接終南北至滻水西屈曲六十里入長安縣界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于此俗號少陵原張禮遊城南記註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即其地呼少陵原**荼毗**涅槃經佛告阿難我入涅槃如轉輪王經停七

日乃入金棺以妙香油注滿棺中密葢棺門其棺四面應以七寶間雜莊嚴一切寶幢香花供養經七日已復出金棺既出棺已應以一切衆妙香水灌洗沐浴如來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兜羅綿徧體纏身次以微妙無價白氎千張復于綿上纏如來身又入金棺復以微妙香油盛滿棺中閉棺令密爾乃純以微妙牛頭栴檀沉水一切香木成七寶車一切衆寶以為莊嚴載以寶棺至荼毘所無數寶幢寶葢寶衣天樂香華周徧虛空悲哀供養一切天人無數大衆應各以栴檀沉水微妙香油荼毘如來哀號戀慕荼毘已訖天人四衆收取舍利盛七寶瓶于其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供養舍利翻譯名義荼毘此云焚燒

合璧連珠 漢書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註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叩膺拔髮

涅槃經大覺世尊已入涅槃爾時阿難悶絕躃地猶如死人寂無氣息爾時樓豆以清冷水灑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爾時無數一切大衆或常椎胷大叫者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或有嘆言世界空虛衆生眼滅者

坌塵

佛報恩經舍利弗即昇虛空身中出火即自燒身取于涅槃爾時大衆戀慕舍利弗目不暫捨心生戀慕舉身大哭塵土坌身

升堂入室

家語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

破山澍海

晉書顧愷之拜桓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聲振三千

涅槃經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衆復重悲哀各以所持號

泣供養一時禮拜右繞七匝悲號大哭聲振三千 **惠莊** 按唐書睿宗子申王撝薨册贈惠莊太子

紅蓮 按雜寶藏經波羅柰國中有蓮花夫人是生千子後爲賢劫千佛 **勝鬘夫人** 楞伽經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

毘邪居士 維摩詰經爾時毘邪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閡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

二空法 二空人法兩空也羅漢祇得人空大乘人法俱空楞嚴經及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羅漢等

七覺分 涅槃經所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六者定覺分七

者捨覺分

舍利

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釋氏要覽舍利乃是戒定慧忍行功德熏成也梵語設利羅今訛略稱舍利華言骨身所以不譯者恐濫凡夫骨身故也又云馱都此云不壞義有二種舍利一全身二碎身碎身有三一骨舍利白色二肉舍利紅色三髮舍利黑色惟佛舍利五色有神變一切物不能壞焉

羊峴

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

耳及祜卒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後五百年

法苑珠林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百歲又法苑珠林佛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

玉牒

劉孝標廣絕交論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說文牒札也

無量義處

法華經爾時世尊四衆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嘆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于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大般若經言無量者量不可得不可量在過去法中不可量在未來法中不可量在現在法中

如來禪

楞伽經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衆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少頭陀寺碑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以微言于目論

救頭　大般若經菩薩修行如救頭然

寶樹　華嚴經一切寶樹行列莊嚴

八水香池　華嚴經八功德水湛然盈滿其水香氣如天栴檀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順正理論云一甘二冷三輭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

嬰兒　涅槃經應當于是大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云何名為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

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眾生演說諸經實無所說

勝幡

維摩詰經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鳩摩羅什曰外國破敵得勝則竪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其勝相也釋氏要覽長阿含經云若沙門于此寺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竪幡告四遠

利眼金翅

華嚴經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迴翔不去以清淨眼觀察海內諸龍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命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應正等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住無礙行以淨佛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眾生若曾種善根已成熟者如來奮猛十力以止觀兩翅鼓揚生死大愛海水使其兩闢而撮取之置佛法中令斷一切妄想戲論安住如來無分別無礙行

魔種敗壞

涅槃經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為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大般若經若有發心于彼功德深生隨喜皆能破壞一切魔軍宮殿眷屬西域記魔王

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懀菩薩于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烟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花魔軍怖駭奔馳退散

四生滅度

金剛經佛告須菩提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涅槃經如火不遇薪名之為滅滅生死故名為滅度

彼岸

涅槃經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多到彼岸僧肇維摩詰經註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豈崖岸之有以我異于彼故借謂之耳錦繡萬花谷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諭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

水月

維摩詰經如智者見水中月菩薩觀衆生為若此金光明經聲聞之身猶如虛空燄

幻響化如
水中月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四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五

仁和趙殿成撰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唐文粹作六祖能禪師碑銘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

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無顧本作而誤今校從唐文粹本世之至人有證于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顧本少此三字今從唐文粹本增入俗姓盧氏其郡其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于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畊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于蠻貊之邦顧本侶作似適作行羶作能俱誤今校從唐文粹本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獲悟于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

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黙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獘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窺舊本作扇非）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天舊作回非）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弗唐文粹作不）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唐文粹無而字）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吾唐文粹作予）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

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徒顧本作其今校從唐文粹本）奉為挂衣親自削髮于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為教首（顧本于教字下多人以二字今從唐文粹本刪去）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

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顧本以頓門作禁門妄繫作未繫慧日作思日俱非是今從唐文粹本校正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宏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塗舊作途非皆顒拭目于龍象之姿忘身于鯨鯢之口駢立于户外趺坐于牀

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

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其月日遷神于曹溪安座于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虵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

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中顧本作長今校從唐文粹本）廣量出于凡心利智踰于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願唐文粹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茍離身心孰為休咎（其一）至人達觀與物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二）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

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其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四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其五

能禪師傳燈錄慧能大師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蹈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于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誦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説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

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于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摩傳心印于黄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黄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黙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切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

得法因由于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于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于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于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録目為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宫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

悲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靜坐究竟無證豈在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

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令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爾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納袈裟絹五百疋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香烟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天女

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

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女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女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無漏

釋氏謂道心如完器妙理猶淨水一切煩惱破

壞道心迷失妙理猶如破器不能停淨水識其過失名之曰漏即欲漏有漏無明漏也四果永盡名曰無漏

度有為非無為 華嚴經何等為有為法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衆生界何等為無為法所謂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

利根 涅槃經一切衆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

臭味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杜預註言同類也

羶行 莊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黃梅忍大師 傳燈錄宏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

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厰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于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内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切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令各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自秉燭令童子于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

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摩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師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于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上元二年師告衆曰吾

令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

三乘

魏書釋老志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劉孝標世說註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一音

維摩詰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涅槃經一切衆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為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嘆言如來今日為我說法 無我 金剛經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渴鹿之想 楞伽經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于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羣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 飛鳥之跡 涅槃經如鳥飛空跡不可尋華嚴經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有跡 樊

衣 用法華經窮子事 測海窺天 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黃帝之珠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法王之印　法華經我為法王于法自在安隱衆生故現于世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

謙而不鳴　義本周易謙卦

銷聲　晉書儒林傳文博之漱流枕石鏈跡銷聲

編人　後漢書朱浮傳至或傳牛車齊于編人

印宗法師　傳燈録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于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元理以能為傳法師

化身　大藏一覽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化身應身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

肉眼　翻譯名義眼有五種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肉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外不見內

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得慧眼不見衆生盡滅一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内滅是名慧眼

挂衣削髪

釋氏要覽寄歸傳云西國出家具有聖制諸有發心出家者師乃問諸難事難事既無許之攝受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戒方名鄔波索迦此入創入佛法之基七衆所攝也師次為辦縵條僧脚崎下裙濾羅鉢等方請阿遮梨為剃髪師親為着下裙次與上衣頂戴受著已授與鉢器授十戒此名室羅末尼羅方成應法為五衆攝堪消施利

法雨

涅槃經雨大法雨普潤衆生華嚴經佛于一一刹那中普雨無邊大法雨

客塵

維摩詰經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僧肇註心遇外緣煩惱橫起故名客塵

慧無所依

華嚴經一切佛法依慈悲慈悲復依方便立方便依智智依慧無礙慧身無所依成唯識論依謂一切有生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皆說為依如王與

臣互相依等

非色滅空

維摩詰經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僧肇註不待色滅然後為空

舉足下足

維摩詰經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于佛法矣

德本

法華經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于無量百千萬億佛所淨修梵行

慧日之咎

華嚴經譬如日出普照世間于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徧衆處而無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于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為日咎不答言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如來智日亦復如是前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衆生淨心器中物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

七寶布施

金剛經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

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大地墨 用法華經中事詳見十一卷註

無為 涅槃經有為之法則有壞滅無為之法無有壞滅

無礙之慈 華嚴經世間無礙清淨慈故大光明平等普照故

塗身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穿耳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南史林邑國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沈瑩臨海水土志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

航海 顏延年曲水詩序棧

山航海踰軼沙漠之貢府無虛月**林是旃檀**涅槃經如旃檀林純以旃檀而為圍繞**花惟薝蔔**維摩詰經如人入薝蔔林唯嗅薝蔔不嗅餘香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花也**道實歸**王屮頭陀寺碑文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布髮**大藏一覽過現因果經云善慧仙人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于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大般若經我于往者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闍正法要**又手**瓔珞經時有菩薩名曰普照承佛聖旨即從座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則天太后**劉昫唐書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

伏馬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

子牟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幻人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宫

女后宿因

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先于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咒願上座不聽自為咒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黄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

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又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旁掘經于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栴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

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于五里有此金錢本是二事令合作一事用似誤

燈焰 法苑珠林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焰滅骸骨無遺

薪盡火滅 法華經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人無眼目 涅槃經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世且空虛 涅槃經爾時世尊與大比卯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時諸衆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朝面禮足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或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衆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令當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令無所救護無所宗仰貧窮露

孤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

曹溪

廣東志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湞水又南流入英德縣界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三藏泛舶至廣經谿口聞水香掬而嘗之曰此水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謂此地宛然西天寶林也預記後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唐儀鳳間僧惠能居此應讖為南宗六祖衣鉢與真身俱存元和十年賜謚曰大鑒禪師塔曰靈照開寶間賜名南華禪寺

青烏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劉昫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青烏子三卷金丞相兀欽仄青烏先生葬經註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氏葬書引經曰為証者即此是也

白鶴

涅槃經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

猶如白鶴其後。附云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于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于是時頃便般涅槃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牀葢于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榦悉皆暴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百福成相

涅槃經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上妙莊嚴相以百福相莊嚴其身新婆沙論云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曰此中百思名為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足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

一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糞水而覆溉之彼亦如是始足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相業亦復如是由此故説佛一一相百福莊嚴

正受 楞伽經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無著三昧心恒正受不取二法

戲論 遺教經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未得脱是故比丘當即捨離亂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華嚴經永離世間一切戲論住于諸佛無戲論法

五天 劉昫唐書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東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

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

重跡 漢書息夫躬傳羽檄重跡而押至陸機辯亡論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呂延濟註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

百越 史記秦王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韋昭曰越有百邑服虔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修蛇 淮南子斷修蛇于洞庭高誘註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雄虺 楚辭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殳 毛萇詩傳殳長丈二而無刃

蠱 隋書地理志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為鬼其實非也

酖 左傳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杜

預註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鶚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于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于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為酖

桑門 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釋氏要覽沙門肇師云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懣曩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楚夏爾

浮圖 圖亦作屠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為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

神會 傳燈録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物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尋往西京受戒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于荆呉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為頓宗北秀為漸教師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師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

末

後供 涅槃經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陁與其同類十五人俱為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為度無最諸衆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饑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于般涅槃爾時世尊告純陁曰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密時大衆聞佛世尊普為大會受于純陁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純陁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陁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陁如優曇華世間希有佛出于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于是

最上乘 法華經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

獻珠 傳燈錄師子比丘尊者方求法

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

抱玉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五蘊本空 按傳燈録元策

禪師傳中五陰本空六**依空**菩薩瓔珞經一切諸法
塵非有二句本六祖語亦無所倚不倚內空亦
不依外空起信論若修止者住于靜處端坐正意不
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
依見聞**不著三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自他化
知覺天已下皆名欲界以布須樂欲故
名自初禪至四禪皆名色界以未出色麤故名四空
天皆名無色界以只有四陰無色蘊故名法苑珠林
三界第一欲界欲強色微故號欲界第二色界色強
欲微故號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絕欲劣故名無色界
菩薩瓔珞經攝意常定心如**八風**錦繡萬花谷寶積
虛空不著三界是謂無行經及大毘婆沙論
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釋氏要覽佛地論云
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現前誹撥名毀不
現前讚美名譽現前讚美名稱現前誹楞伽經
撥名譏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宗通**我謂二

種通宗通及言說說者授童蒙宗為修行者

世界一花

華嚴經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蓮花現身徧此蓮花之上結加趺坐

祖宗六葉

考傳燈録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至二十八祖達摩尊者航海南遊是為中華初祖達摩傳慧可為二祖慧可傳僧璨為三祖僧璨傳道信為四祖道信傳宏忍為五祖宏忍傳慧能為六祖

衣珠

法華經爾時五百阿羅漢于佛前得受記已頭面禮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卧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係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覺知起以遊行到于他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于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于其年月日以無價寶

珠係汝衣裏令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動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

過動不動

遺教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

離俱不俱

楞伽經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成唯識論依止根本識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波濤依水

六十二種

毗婆沙論云六十二見者五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為六十通身即是神身異神二見總為六十

二見悉無所得華嚴經以智慧月普照法界了達一切悉無所得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緜州巴西人其先有特有流若實有蜀盍子孫為民大父懷節隱峨嵋山行無轍跡其季父榮為道士有文知名禪師幼孤在諸兒其神獨不偶家頗苦乏絕元詣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錬指燒臂入般舟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曰吾周行天下未有如爾

可教遂密授頓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域既動無朕不觀攝見順有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覯非咎應度方知得其門者寡故道俗之煩而息化城指盡謂窮性海而已上有闕文馬足知恒沙德用法界真有哉春秋五十二夏以大唐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于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于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葬涕泗如雨禪師之不可得法如此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

度量虚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而已銘曰

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緜州巴西唐書地理志劍南道緜州巴西郡有巴西縣

有特有流按晉書載記李特巴西宕渠人元康中入蜀因六郡流人推附遂乃結營緜竹連破廣漢巴西德陽諸郡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境内進寇成都為剌史羅尚所襲大敗被殺其弟流與特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未幾死諸將共立雄為主遂尅成都盡有蜀地僭即帝位自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穆帝永和三年而滅凡六世四十六年

峨嵋山元和郡縣志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眉于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蛾眉故名此山亦有洞

天石室高七十六里中峨眉在縣東南二十里有石穴初纔容人行數里漸寬有鍾乳穴穴有蝙蝠其大如匿

行無轍跡

老子善行無轍跡河上公註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劉伶酒德頌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李周翰註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

般舟

翻譯名義般舟此云佛立亦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經云持佛威神于三昧中立者有三事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本功德力用是三事故得見佛

五臺

三寶感通錄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栢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名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掩然即目不徒設也太平寰宇記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仙經云此山名紫府常

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為清涼山

頓教　釋氏有頓教漸教二門宗鏡錄云頓教如華嚴無聲聞乘故名為頓漸教即三藏方等般若漸引入圓教

及

解脫知見　大般若經欲令十方殑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已威力未得解脫知見者皆住解脫知見蘊

無眹　莊子體盡無窮而遊無眹

毛端旋舉　大般若經以神通力用一毛端舉贍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千無量殑伽沙等世界還置本處而無所損

佛剎掌上　涅槃經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于右掌如陶家輪擲置他方微塵世界無一衆生有往來想惟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華嚴經欲以難思諸佛剎悉置掌中而不動了知一切如幻化菩薩以此初發心

法界　大般若經如是妙理如來若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實際

夏　釋氏要覽夏臘

即釋氏法歲也凡序長幼必問夏臘多者為長故云天竺以臘人為驗焉經音疏增輝記云臘接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之終也晉博士張亮議云臘接也新故交接俗謂臘明日為初歲也今釋氏自四月十六日前安居入制至七月十五日為受臘之日若俗歲除日也至十六日是五分法身生養之日名新歲也自夏九旬統名法歲矣

畢原

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長安志畢原在咸陽縣北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註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註曰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墻然尚書曰周公薨成王命葬公于畢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春秋左氏傳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蓋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地封文王次子又曰畢原酆郇文之昭杜註曰畢在長安西北關中記曰

高陵北有畢原陌謂此原之陌也

人天尊法華經惟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

全身舍利法華經時天王佛槃涅槃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五